

大师的
背影
[丛书]

朱自清传



ZHU ZIQING:
THE
BIOGRAPHY

陈孝全◎著

大师的背影【丛书】



朱自清传

ZHU ZIQING: THE BIOGRAPHY

陈孝全◎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自清传/陈孝全著.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81124-457-1

I. 朱… II. 陈… III. 朱自清(1898-1948)—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4088 号

朱自清传

陈孝全 著

责任编辑 王律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100191) 发行部电话:010-82317024

传真:010-82328026

<http://www.buaapress.com.cn> Email:bhpress@263.net

涿州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各地书店经销

*

开本: 690×960 1/16 印张: 14.25 字数: 213 千字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5000 册

ISBN 978-7-81124-457-1

定价: 28.00 元

总序：大师不朽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人类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任何人的成长都离不开书籍。

当我们读到一本真实性、文学性、知识性、可读性俱佳，给我们以人生启示，真正有价值的好书的时候，就会感到齿颊留香，读了还想读，爱不释手。

我自己最钟爱的一类书是人物传记，特别是经典的文学和艺术大师的传记。每当读到大师们传记的时候，我总要被他们的成长故事、曲折的人生经历、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我的情感，我的灵魂，也会被自己的泪水净化，我的情操也随之得以升华。一本好书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有时它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成为这个人终生享用不尽的一笔无价财富。

我就是一个好书的受惠者。是好书把我引向了文学之路，是好书的喂养，我才得以成长为一个作家。在我离开心爱的学校，丧失读书权利的日子里，是好书慰藉了我苦闷的

心灵,帮助我走出了阴霾笼罩的天空。好书叫我认识了失学不等于失败,让我懂得了条条道路通罗马,教我学会如何对待挫折和苦难。

记得我从乡间来到城市读的第一本书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一下就被它迷住了。我与保尔同欢同乐,同悲同怒。他顽强的意志,不屈不挠和困难作斗争的精神感动得我热泪盈眶,他奋斗不息的精神激励着我走出了因失学而生出的迷惘,给了我自学的力量,使我对困难和挫折有了初步的认知。

接着我读了傅雷译的罗曼·罗兰的《三巨人传》和《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两本书影响了我的一生,我至今仍然能够背诵罗曼·罗兰在《三巨人传》序言中那段使我灵魂震颤,终生享用不尽的诗样文句:“这些传记中人的生涯,几乎都是一种长期的受难。或是悲惨的命运,把他们的灵魂在肉体与精神的苦难中磨折,在贫穷和疾病的铁砧上锻炼;或是目击同胞受着无名的羞辱与劫难,而生活为之戕害,内心为之碎裂,他们永远过着磨难的日子,他们固然由于毅力而成为伟大,可是也由于灾患而成为伟大。所以不幸的人啊!切勿过于怨叹,人类中最优秀的和你们同在。汲取他们的勇气做我们的养料吧;倘使我们太弱,就把我们的头枕在他们的膝上休息一会罢。他们会安慰我们。在这些神圣的心灵中,有一股清明的力和强烈的慈爱,像激流一般飞涌出来。甚至毋须探询他们的作品或倾听他们的声音,就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的行述里,即可看到生命从没像处于患难时的那么伟大,那么丰满,那么幸福。”此时,我复述这些闪烁着哲理光辉句子的时候,泪水又一次迷蒙了我的眼睛,我无数

次被这段闪光的诗句感动着,每次背它时,都禁不住要泪花奔流。

就是这些大师们不朽传记作品的指引,引领我一次又一次走出苦难,引领我和坎坷的命运进行顽强的搏斗,把我的灵魂引领到了光明的祭坛,使我在磨难中看到生命的伟大和灿烂,生活的美好。我开始认识了苦难的价值,苦难并非等同于坏事,它不但可以增添我们人生的光辉,于意志顽强者还是一笔无价的财富,在面对多舛的运途,面对歧视和踩压的时候,我不再怨天尤人,不再憎恨苦难,也不再气馁,我总默默诵念着,不要惧怕磨难,人类中最优秀的和我同在!这是罗曼·罗兰给予我的,是《三巨人传》给予我的,是很多优秀的大师传记给予我的。

北航出版社以“大师的背影”为题的这个传记系列,拟陆续推出一批中外文学、艺术大师的文学传记。意在通过大师们的生平经历和事迹,启迪读者:“大师”不是天才,不是一蹴而就的,他们无不是历经无数的生活磨难、失败、挫折和艰难困苦,才得以达到生命辉煌峰巅的;也意在通过大师们的行述,针对现在社会上“现世无大师”的说法,展示大师的风范,提醒当今社会如何培养造就我们当今的大师。

这个系列将是一条大师的河流,沿途风景无限,非常好看又有价值。

大师不朽!

石楠

目 录

Contents



“我是扬州人”	1
北京风雨	8
钱塘潮凉	19
苦闷灵魂的呼声	29
温州踪迹	42
白马湖春秋	52
重返北京	68
哪里走？哪里走！	77
“千里魂应忆旧俦”	85
欧洲之旅	96
生活新篇章	105
山雨骤至	119
卢沟烽火	129
初到春城	138
“一载成都路”	146
在司家营	154
“新中国在望中”	163
“一二·一”风暴前后	171
“你是一团火”	175
高举起投枪	183
“何须惆怅近黄昏”	197
塔烟袅袅	210
新版再语	213

“我是扬州人”

江苏北部有一座小城——东海，古时称为海州。城市虽然不大，历史却颇悠久，是“古少皞代墟”^①。物换星移，沧海桑田，城址几经变迁，辛亥革命后，海州改为东海县，属徐海道。始建于光绪年间的陇海铁路，终点就在于此。

公元1898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十月初九日），东海县承审官朱则余的宅邸里，红烛高烧，香烟缭绕，全家上下笑逐颜开，喜气洋洋。

原来，一个宁馨儿诞生了。

这个小孩上头原有两个哥哥，叫大贵和小贵，不幸相继夭亡，因此他的出生，给全家带来了无比的欢愉，备受宠爱。祖父朱则余，号菊坡，原籍浙江绍兴，本姓余，因承继朱氏，遂姓朱，“则余”意即不忘“余”之本姓。祖母吴氏。父亲名鸿钧，字小坡，娶妻周氏，绍兴人，与新台门周树人（鲁迅）是本家。朱小坡是个读书人，他对儿子有很大的期望，苏东坡有诗云：“腹有诗书气自华”，于是他为儿子取名“自华”。由于算命先生说孩子五行缺火，因此给他起号“实秋”，这一方面因“秋”字有半边“火”，一方面是取“春华秋实”之意，希望儿子长大后能诗书传家，学有所成。家里人迷信，怕他不易长大，还特地替他耳朵穿孔，戴上钟形金耳环。小自华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自幼稳重安静，聪明好学。1901年，父亲朱鸿钧从东海到高邮的邵伯镇做小官，把他和母亲接到任所，住在万寿宫里。在那里，他先从父亲启蒙识字，后到一家私

^① 见嘉庆《海内直隶州志》。

塾里读书。

万寿宫的院子很大，也很安静。出了门就是举世闻名的大运河，滔滔江水，向北流泻，昼夜不息。邵伯镇很小，没有什么地方好玩，小自华读完书，无聊时只独自在河边溜溜，望着静静的流水，向河里扔瓦片子，看瓦片带着串串涟漪涉水而去。有时，父亲的当差把他带到铁牛湾去玩，那就是他最开心的日子了。那儿有一条铁牛坐镇，背上刻有铭文：“维金克木，蛟龙永藏，土能制水，永镇此邦”，很是威武。小自华喜欢爬上牛背骑着，轻轻地抚摸它，享受到无限的乐趣。小镇上没有儿伴，他幼小的心灵难免寂寞，还好在私塾里结识了一个长得十分瘦弱的，叫做江家振的小男孩，闲时常到他家去玩。傍晚，当流霞布满天宇，暮色开始四合时，在江家荒园里，他和小家振并排坐在一根横倒的枯树杆上，亲密地交谈，依依不舍，流连忘返。对这个童年伙伴，自华有一种深切的感情，不幸江家振体弱多病，未成年就夭逝了。40年后当他回忆起孩童生活时，还对这个生平“第一个好朋友”寄予深深的怀念。

光阴荏苒，小自华在枯寂的邵伯镇渡过了两年后，二弟物华在这里诞生了。1903年小自华6岁时，朱小坡将家搬到了扬州。

扬州位于长江下游北部，南临大江，北踞蜀冈，河渠纵横，平畴弥望，大运河纵贯南北，与长江交叉，东流入海，是一座具有两千四百多年历史的有名称古城。“春风十里扬州路”，“夜市千灯照碧云”，历代诗人所写的诗句，形象地描摹了当年古城繁华的景象。朱小坡先把家安置在天宁门街，宅子靠近城门楼，是三进古式房屋，大门有很宽敞的门楼过道，二道门有八扇屏门，虽不算太宽敞，也够住了。祖父菊坡公退休后也来这里定居。三弟国华，妹玉华都在这儿出生，家越来越大了。过了几年，朱小坡又把家迁至弥陀巷内一所小四合院，朝南三间正屋，朱小坡夫妇和子女居住，菊坡公夫妇则住在朝北三间居室里。自华常和弟弟物华在大门照壁处玩捉迷藏。

朱自华在扬州生活了13年，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对古城这段生活，他的感受是微妙而复杂的。大概是过于单调了吧，所以他后来曾说，他的儿时记忆只剩下“薄薄的影”，“像被大水洗了一般，寂寞到可惊程度”！它如“沙漠般展伸着”，没有“依恋回翔的余地”。^①但是，“青灯有味是儿

^① 朱自清：《〈忆〉跋》。

时”，在漫长而曲折的人生旅途上，儿时毕竟是首发的“驿站”，那里的一切都是“有味”的。

在“忆之路”上，愈走得远，愈是有味；因苦味渐已蒸散而甜味却还留着的缘故。最近的地方是“儿时”，在那里只有一味极淡极淡的甜；所以许多人都惦记着那里。这“忆之路”是颇长的，也是世界上一条大路。^①

童年对一个人的个性形成和品格的确立，都有着莫大的影响，人们都会对它切记不忘。

朱小坡对儿女教育甚严，一到扬州唯恐自华学业荒疏，立即把他送到私塾接受传统的教育，读经籍、古文和诗词。不久，就让他进入初等小学，但没有读到毕业。这期间，朱小坡又送他到一所私塾从戴子秋先生学做古文，后来他曾说：“我的国文是跟他老人家做通了的。”^②还到过扬州知名的老教师李佑青先生那里听课。李老师是双忠祠小学校长，治学严谨，执教有方，遐迩闻名。他很喜欢这个眉目清秀的孩子，对他很照顾，虽是临时来听，却加放一张板凳让他坐在前排。

放学回来，晚饭过后，朱小坡一面吃着花生、豆腐干下烧酒，一面低吟着儿子写的一篇篇作文，看到文章尾后有好评，字句边上有肥圈评点，就点头称是，欣然饮酒，且给坐在旁边的儿子几粒花生米，或一块豆腐干。若是文章字句圈去太多，尾后有责备的评语，便要埋怨儿子，甚至动起气来，把文章投在火炉里烧掉，惹得小自华忍不住哭了起来。这几年的古文教育给小自华的古典文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诱发了他对文学的爱好。

朱小坡对子女严厉但也慈爱，在寒冷冬天的晚上，为了使孩子们身子温暖，便在屋子里点起洋灯，烧了一锅豆腐，让儿子们围坐在桌子边，他觑着眼睛，从氤氲着热气的锅里，夹起白煮豆腐，放在孩子们的酱油碟里。室外天寒地冻，室内温暖如春，溢满天伦之乐。

15岁那年，朱自华考入安徽旅扬公学高等小学，那里有一位姓黄的先生和

① 朱自清：《“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

② 朱自清：《我是扬州人》。

陈春台先生，他们教授英文十分得法，大大诱发了他学习外语的兴趣。朱自华学习用功，但有时也跟着同学们调皮捣蛋。一年春天，他跟着一群同学到城外一个寺里去白吃桃子，理由是一些中学生都看白戏，小学生为什么不能白吃桃子？十几个小孩子浩浩荡荡地出城，一到寺里便气势汹汹地呵斥道人，领他们到桃园去。道人踌躇着说：“现在桃树刚刚开花呢。”小孩子们不相信，闯到园里，果然是花正开着，于是都泄了气，一怒之下，把花都折了，叫嚷道：“没有桃子，得沏茶喝”。结果是喝了一肚子的茶水回去。

高等小学毕业后，朱自华考入了江苏省两淮中学（后改名为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他个子不高，坐在第一排第一座。在教师们眼中，这个脸儿圆、身子结实的孩子，有点少年老成，不苟言笑，学习认真，做事踏实，从不缺课。朱自华平时喜欢看小说，对文学有浓厚兴趣，颇有志向，曾自命为“文学家”。他曾仿照《聊斋志异》和林译小说，写了一篇约八千字的小说，寄到《小说月报》去，不久被退了回来。他不灰心，于是和一些同学，自办《小说日报》，是用油光纸抄印的，并写了一篇侠客故事《龙钟人语》登在上面，可惜《日报》只三天便夭折了。

这时，他家已从弥陀巷迁至皮西街，是一座中西结构的房子，有两进。大厅旁有一厢房，朱自华单独住在这里。后进内宅西南角有一座小楼，是房主堆放杂物的，自华十分用功，每日晨昏即躲入小楼读书。由于品行与学业俱优，毕业时，校方授予他品学兼优的奖状。当时有一位同学不服气，认为学校不公，感到朱自华不及自己，但教师们都认为这位学生虽然各科成绩均优，但英华外露，不如自华老实浑厚。

扬州在历史上曾享有“淮左名都”的盛誉。山灵水秀，风物宜人，“九里楼台牵翡翠”，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自古以来人才荟萃，文化发达。扬州也是一个英雄城，在抵抗异族侵略战争的历史上，曾谱写下无数辉煌的篇章。古城的绮丽风光和浓郁的崇尚文化的风气，于无形中陶冶着少年朱自华的性情，养成他和平中正的品性和向往自然美的情趣。

朱家在扬州是客籍，没有亲戚故旧，朱小坡在江西做事多年，远离家庭，1912年菊坡公又故世了。人口日多，生计渐艰，家道一日不如一日了，因此他们的家与当地乡绅望族毫无往来。

由于没有身世显赫的靠山，也无举足轻重的社会关系，因此难免要受到当地恶势力的欺凌。辛亥革命那年，朱小坡生病在家休养，就让一个乡绅打着军政府的招牌，敲去一笔钱。落寞的家庭，单调的生活，养成自华沉着倔强，疾恶如仇，洁身自尊的性格。

当时他少年气盛，血气方刚，对社会上黑暗现象和市井俗气，极为不满。少年自华目睹现状，气愤填膺，但自知人轻言微，只能让那口怒气憋在心里。

自然，他也并没有一概抹杀扬州人，他喜欢他们和绍兴人一样，有一股可爱的“憨气”，对那些具有刻苦诚笃品性的朋友，他始终怀有诚挚的敬意。

对扬州明媚山水，朱自华有说不出的喜爱，但他有自个儿的选择。在扬州西北郊有个清瘦秀丽的古典园林“瘦西湖”。瘦西湖蜿蜒曲折，洲屿散落，山环水抱，堤边一株杨柳一株桃，红绿交映，风光秀丽。但是，朱自华对它却不太喜欢，原因就只在它“假西湖之名以行，‘雅得这样俗’”。^①

“两岸花柳全依水”，他认为扬州的好处，大半在水上，在护城河下船，有七八里河道，曲折而幽静，沿河有小金山、法海寺、五亭桥、平山堂等著名风景。平山堂在蜀冈上，是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所建，那里游人少，很是宁静。朱自华喜欢登堂闲坐，远眺江南诸山淡淡轮廓，领略“远山来与此堂平”的独特风味，深感以古诗“山色有无中”来形容这一景色，恰到好处。扬州美丽的山色湖光，如雨露般滋润着少年朱自华的心灵，哺育着他的感情世界，丰富着他的想像力，致使他的情怀永远氤氲着诗情与画意。

但朱自华最喜欢的还是穿过天门门，向东上梅花岭瞻仰史可法的衣冠冢。史可法于明弘光元年，率部抵抗清兵，誓守孤城，坚持十日，城陷被执，不屈殉国。后人在梅花岭建祠筑冢，以志纪念。辛亥革命前，朱小坡曾住在史公祠养病，朱自华陪侍在侧，常常听他讲史可法领导扬州军民为保家卫国，抗敌殉难的悲壮故事，对史可法的忠贞精神和民族气节无限崇仰。上中学后，他得暇就上梅花岭史公祠，凭吊他所钦敬的民族英雄，还写下不少诗章。

朱自华最大的嗜好还是买书，家里每月给一元零用，他大部分花在一家广益书局里，常在那里购回杂志和新书，有一本最爱读的《佛学易解》，就在广益里买的。书店老板姓张，常年捧着水烟袋，人极和蔼，少有市侩气，肯给孩

^① 朱自清：《扬州的夏日》。

子们赊欠，每到节下结账时，朱自华总欠有一元多钱，他也不催着要。

扬州茶馆最著名，吃的花样也多，假日里，朱自华也常常光临茶馆小吃以消闲。在北门外有一条小街，茶馆最多，店名也风雅，如香影廊、绿杨村、红叶山庄等。坐定了沏上茶，便有卖零食的来兜揽生意，有小蒲包分放着瓜子花生炒盐豆之类，有又香又热的炒白果，有五香牛肉，还有著名的烫干丝。最可口的是小笼点心，有肉馅儿的，蟹肉馅儿的，筍肉馅儿的，还有菜包子、菜烧卖，特别是干菜包子，蒸得白生生的，热腾腾的，到口便轻松地化去。扬州的茶食太有味了，给他的印象特别深，以致许多年后还记得绿杨村茶馆那随风飘扬在绿杨树上的幌子，使他想起“绿扬城廓是扬州”的名句；还记得茶馆里幽静的小池、丛竹和茅亭，感到上海、北平的茶楼都不如那里雅致。他还满怀深情地惦念着那里的小笼包子，说：“我离开扬州，也来过七八处大大小小的地方，还没有吃过那样好的点心。”^①

“飞去的梦便是飞去的生命，所以常常留下十二分的惋惜，在人的心里”，“飞去的梦因为飞去的缘故，一例是甜蜜蜜而又酸溜溜的。这便合成了别一种滋味，就是所谓惆怅。”^②这是朱自华日后谈到“儿时的梦”时说的话。在那飞去的童年之梦里，留给他“甜蜜蜜而又酸溜溜”，多少又带点“惆怅”滋味的，便是家里为他包办的终身大事了。

朱自华是朱家的长子长孙，在封建家庭里，他肩负着传宗接代的重任，因此当他还不满11岁的时候，长辈们便为他张罗亲事了。很快就说上了，是曾祖母的娘家人，在苏北一个小县城，叫做花园庄的乡下，姑娘比自华还大4岁，个儿高，裹小脚。那时他还小，根本不理睬这事儿，印象最深的倒是每年那边乡下有人来，蓝布短打扮，衔着烟管，带来的小麦粉和白薯干很好吃。大约在他12岁时，姑娘害痲病死了，因此母亲又为他的亲事着急。

隔了一年，朱自华母亲在一次打牌时，遇见一位太太，她有个女儿和自华同年，跳跳蹦蹦的很是聪明伶俐，于是派人去探口气，对方也是做小官的，门当户对，很乐意做这门子亲。事情进行得颇为顺利，不料半途却出了岔子，原

^① 朱自清：《扬州的夏日》。

^② 朱自清：《〈忆〉跋》。

来本家叔祖母家的一个老妈子熟悉这家内情，说这小姐不是亲生而是抱来的，母亲一听心又冷了。

转眼间，又过了一年，朱小坡得了伤寒病，请扬州名医武威三诊治。有一天，母亲从医生的轿夫口中，打听到武家有一位小姐和自己儿子同庚，于是和朱小坡商量，并托舅舅探问武医生的意思，对方一口便答允了。母亲还是老规矩，派老妈子去相亲，回来报告说小姐不坏，就脚大些。母亲让人传话去，让小姐裹上点儿脚。其实，老妈子去相亲时，武家让自己的女儿躲开了，她看到的是另一个姑娘。

朱自华的婚姻命运就这样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操纵下确定了。这时他才14岁。

扬州这个古城与朱自华的关系太密切了，他的人生途程是从这个站头出发的，他生命史上的第一页是在这儿写下的。他的祖籍在绍兴，但这个城市对他太陌生了，只不过小时跟母亲回去过两回，每次只住一天，家里除了母亲外，没有一个人会说绍兴话。他是在扬州长大的，在这儿受教育，在这儿定终身，他的祖莹也在这儿，因此他尽管对扬州某些方面有点“讨厌”，但在感情上，对它却是“渐渐亲热起来了”。在《我是扬州人》一文中，他满怀深情地说：“童年的记忆最单纯最真切、影响最深最久；种种悲欢离合，回想起来最有趣。”他终于公开宣称：

在那儿度过童年，就算那儿是故乡。何况我们的家又是“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呢？所以扬州好也罢，歹也罢，我总算是扬州人的。

但是，这个“扬州人”，从两淮中学毕业后，“就不常在扬州了”。他迎着时代的风雨，踏上了新的途程。

北京风雨

1916年夏天，朱自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北大是全国著名学府，各地学子均以考取这所名牌大学为光荣，现在朱自华一跃而登龙门，自然博得许多人的钦慕，全家喜悦自不待言。8月间，朱自华辞别祖母和父母亲，怀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心情，挥手向生活了多年的美丽扬州告别。

车声隆隆，汽笛长鸣，飞驰的列车载着青年朱自华，奔向人生新的途径。他年轻的生命之船，扬起高高的风帆，冲进广阔多彩的生活海洋。

这时正是新文化运动春潮在神州大地汹涌奔突的时刻。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主张“科学与人权并重”，提出要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高扬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文化和封建道德发起猛烈的进攻。当时适逢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长，他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除容纳思想保守但学有专长如辜鸿铭、刘师培等学者外，更千方百计罗致学有专长具有先进思想作风的新派人物。在他的邀请下，陈独秀就任北大文学科长，将《新青年》编辑部迁至北京，更好地拉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帷幕。

新的环境，新的气氛，新的人物，新的思潮，开启了朱自华的心灵。他听到了闻所未闻的言论，看到了见所未见的事物，他像在沙漠中饥渴已久的人，贪婪地吸吮着新文化知识的甘泉。

寒假将至之时，他忽然接到一封家信，不禁忧喜参半，原来是父亲催促他早点回去完婚。在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婚姻命运，都只能依着规矩制定的一定程序，按部就班地通向爱情的“幸福之门”。他14岁时，在扬州订下的武家姑娘年已及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作为家族中的长子长孙，朱自华自然不敢也不能违背这千百年留下的古训。于是，假期一开始，他便急匆匆地背起简单的行囊赶回扬州。这时，他家已于去年迁至琼花观东首，住宅很大，进门有一大院子，花木丛生，颇为雅致，院后分东西两宅，朱家住西宅，有一厅两进。婚礼就在这所宅子里举行。新房就设在第二进的西屋。两边贴有一副对联：“吉席和鸣陈敬仲，书成溥仪吕东莱”。

武家原籍杭州，姑娘武钟谦和朱自华一样，自幼在扬州长大。朱自华是幸运的，他的父母为他铺下的婚姻道路，并没有堵住“幸福之门”，姑娘端庄秀丽，温婉柔顺，很爱笑。订婚五载，朱自华这时才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妻子。新婚燕尔，两人感情很好，年轻的妻子还偷偷地告诉丈夫，当初相亲时自己躲开的秘密。结婚满月后又过了20天，假期已尽，开学时间到了，于是朱自华连元宵节也没法在家过，于2月3日（正月十二）匆忙地吻别新婚妻子，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乘车北上了。

当时，朱小坡还在榷运局任上，家庭经济还宽裕，因此朱自华的婚事办的还颇体面，很花了一笔钱。但没有多久，朱小坡的差事交卸了，家庭经济逐渐拮据，他叮嘱三儿子国华不要写信把家事告诉自华，以免他学习分心。但朱自华还是有所觉察，特别是他暑假回家，住了一些日子，更一清二楚了。他心中很为家庭焦虑，北大规定，学生应读二年预科，然后才能考读本科，朱自华感到以眼下经济状况，按部就班读上去是有困难的。为减轻父亲负担，他改名“自清”，因自感性情迟缓，《韩非子》有云：“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字“佩弦”以自警策，提前一年投考本科，进入了哲学系。

天有不测风云。这年冬天，71岁的祖母在扬州病逝，而在徐州任烟酒公卖局长的父亲，这时又卸了职。接到噩耗，朱自清连忙乘车南下，赶到徐州与父亲会齐，一进房子，只见满院狼藉，景况凄凉，想起祖母，不禁泪下，倒是父亲来安慰他不必难过。回到扬州，朱小坡设法典当了一些家产，又借了一笔高利贷，才勉强地办完丧事。这时二儿子物华中学即将毕业，想报考上海交通大

学机电工程系，但他此时已拿不出学费，无法成全其愿望了。朱自清看到家中景况十分惨淡，厅上只剩下几幅字画和一张竹帘，原来摆在案上的巨大古钟，朱红胆瓶，碧玉如意，以及挂在壁上的郑板桥手迹等，都已送进了当铺。满院枯枝败叶，萧索非常，他看着已显老迈的父亲，老实巴结的母亲，以及众多尚未成年的弟妹，心情十分沉重，他拉着三弟国华的手，叹着气说：“我要争取早一年毕业。”他已暗下决心，要尽早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

丧事完毕，朱自清要赶回北京上学，朱小坡也要到南京谋事，于是父子决定同行。到了南京，因朋友约去游逛，逗留了一日，第二天便渡江往浦口。朱小坡因事忙本想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儿子去火车站，想想又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决定还是自己去送。

朱自清知道，在老父的心中，自己始终是个孩子，所以他总是牵肠挂肚，依依难舍，一百个放心不下。

这时，出现在朱自清面前的北京，已是另一番景况。

1917年开始，严重的民族危机，犹如倾天黑云，笼罩着中国大地。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并吞中国的野心，段祺瑞政府变本加厉出卖中国权益的无耻行径，使全国爱国学生，尤其是富于敏感和热情的北京学生，忧心如焚，昼夜不安。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领导和进步教授们的努力下，朝气蓬勃，气象一新，特别是文科面貌有了很大的变革。校内学生思想十分活跃，社会活动很多。北大实际上已成为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堡垒，一面迎风高扬的革命旗帜。1918年，北京灰色长空上，政治风云狂涌，而北大师生就扮演了打头阵的急先锋角色。

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战败和“协约国”胜利而告终。消息传来，北京城沸腾了，市民欢欣鼓舞，纷纷高举国旗，结队游行。北京大学在天安门搭起高台，举行演讲大会，参加者有各校学生三万余人，继后又在中央公园举行庆祝活动进行演讲。

斗争风雨刷洗着祖国河山，也冲击着年轻人的心灵。朱自清自然也不例外。他刚进哲学系时，整天埋头苦读，和同学不大交往，他的同学杨晦回忆说：

朱自清先生跟我是同班的同学，我们都是民国九年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学